



作品

父

得獎者

鍾勝峰

鍾勝峰，一九九二年出生，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，研究所專攻天文物理，退伍後任職日式餐廳內場。研究所接觸到寫作與現代舞，但知道自己永遠都只會是業餘。

得獎感言

非常感謝評審的肯定與鼓勵，我自知在寫作上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期許自己能不斷進步，最後能寫出讓自己滿意的作品。

父

每日，晨起點香時，嘴裡總還殘留著牙膏的味道。父不愛笑，當我看他時，他總是兩眼直視前方。我問他什麼時候可以不用再拜，他沒回答。醒來之後聞到線香會讓我反胃，吃不下早餐。

也許他也不喜歡這個儀式，只是不知道要怎麼跟我談。我盯著白絲從香的頂端噴出，白線暗示著空氣的流動，緩緩地，細煙上升，朝著上方飄去。煙停留在他周圍的時候，常讓我想到桑蠶，牠們吐絲、作繭，將自我包覆在一層層白線裡頭，隱藏著自身的變化，直到有天，牠破蛹，進入新的階段。小學時，我學到了這個過程稱為「羽化」，那是個很特別的詞。

我朝他吹氣，試著將煙絲打散。父沒有反應，沒有罵我在拜拜時不要朝他吹氣、做奇怪的舉動。他看著我，維持著同樣的姿勢跟表情看著我。以前剛開始拜時，我會嘗試跟他分享生活，今天學校又發生了什麼，跟同學聊了什麼有趣的話題，或是跟誰又吵了架，但現在我已理解，我的日子與他無關。他唯一會做的，就是在香爐的對面等待著一根根的香點燃，又再次熄滅。

我曾問過母親，父是個怎樣的人。母親說他不太說話，有時一整天都聽不到他講一句話。但當我出生之後，他慢慢多話起來，也喜歡跟我玩。小時候我還只會哭，無法跟大人對話，但他還是會抱著我，對著我聊他今天的工作。「你應該不記得啦，但他以前常把你抱到他腳上，跟他一起看電視，

不過你都不看電視，就只是一直盯著他看，我猜大概是白天的時候都沒看到他，所以很好奇他是誰吧。」

偶爾，我會站在神桌旁，微微蹲下，讓父的視線高過頭頂。我盯著相框，試著在那五官上挖掘，考究每個臉上的線條跟輪廓，想找出可能被深埋在腦中的任何記憶。但最後都想不起來一點東西，甚至因為盯著看太久，導致我對父的臉愈來愈陌生。

小學，老師在課堂上要我們寫作文，題目是〈我的父親〉。我是全班第一個交卷的，但老師看了一眼之後，就退了回來，她說我寫得太少，要我再拿回去想一想。

父是相框，是香爐，是早晨梳洗後的打火機，是神桌上需要被擦拭的香灰。是我體內一半的基因，是我缺失的記憶。是每個我需要他的不在場。是火，是鮮花、冥紙跟素果。

某年大掃除，翻到一本父母以前的相簿。裡頭大多都是他們年輕時，到處去玩的照片。其中一張的父似乎在某座山上，他踩在兩顆巨大的石頭上，左手插進口袋，身穿V領毛衣。他的眼睛眯了起來，我猜當時的太陽很大。我沒多問母親，便把相片收進背包的暗袋裡。

照片裡的他笑著，朝著我笑著。



擁有失去

陳義芝

努力想「擁有」年幼即失去的父親，卻只能在神桌前仰看遺照，收藏一張父親年輕時的照片。情感含蓄，深具張力。